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四十六回 見州主細訴奇緣 論平民同歸大化

話說杜義去問求見者名姓，不多時回到內堂，稟道：「他為謝大老爺之事面見老爺，有話說。」杜清聞知，忙至客座，令杜義引進那人。杜義將那人領至客座。尚未與杜清見面，杜清早見那人氣象不凡，須白如銀，神清似仙，寫老叟養煉純粹，儼然為成道高隱，寫一真容。便不能輕慢於他。遂出座相迎。那人更不謙遜，岸然道貌。與謁貴面諛迥殊。拱手入座。杜清道：「老先生何處人氏，尊姓高名，到此有何見教？請道其詳。」那人道：「餘世居安徽，移居江寧，隱居山東，流居直隸，姓養名素子，別號波心老人。前答李金華，曰隱名已久，今答杜清以養素子為名，觀其敘談居處。見其名高品高，其道德亦與之俱高焉，況時隱時現，中流自在，波心老人。其殆為婆心老人駕慈航而來尋聲救苦乎。只因在天津過冬，今年冰解河開，欲自北而南，一葉扁舟，歷遍南北。昨泊船貴境。見河心有屍漂下，餘用篙搭住，撈至河乾，見其少有氣息，不至於死，在河幹將他控了半時。果然復生。問其姓名，竟是一位大人姓謝名春和，被劫賊所害。餘久知謝公清廉，一聞此言，豈敢慢待，遂請到小船，與謝公壓驚。酒未一巡，又見一女屍漂下，又救至河乾。謝公一見，卻是謝公夫人和氏，亦幸而回生。謝公夫婦雖然得生，難免無驚唬之病。在小船將養了幾天，竟生出一條喜事來。」杜清道：「喜從何來？」養素子道：「謝公本為耳疾告病，被此一難，耳疾竟愈，好麼是水中得力。天一生水，克全其天者，方能水中得力。這還是小事，更有一條喜事。」杜清道：「喜又從何來？」養素子道：「謝公少君名子芳，前任山東臨清州正堂，清廉必得賢嗣，隨筆補出。昨有差船北上，與小船同泊一處。問其何往，他說係臨清官船。他那州主已升為青州知府，接到他老太爺家信，知他老太爺業已告退，特差此船迎接他老太爺，借此船來遲一步，究不及養素子舫，濟難救生之為神速也。到臨清同赴青州。謝公聞知，忙將那船上人叫至小船，又問了一遍。那人便將謝公夫婦請過船去。然目下謝公病尚未愈，欲差人前來報案，恐其說不詳細。餘與謝公甚屬知己，故叫餘前來，問此案呈堂否。」杜清道：「老先生高雅人也。謝公之遇老先生，及下官之遇老先生，皆難中遇神。俗語雲，難中出神仙，即今之謂歟。」養素子道：「大老爺何出此迂談，餘之遇謝公，天使之耳。天使之救謝公，即天使之救大老爺。亦非餘救謝公，救大老爺，正謝公與大老爺德足動天，天使之遇救，仍自救之耳。於餘何德。」不居其德，乃為有德。

杜清道：「老先生船上只老先生一人哪，還有眷屬呢？」養素子道：「只餘一人。雖有妻子，皆在南省。」杜清道：「令郎作何生涯？」養素子道：「餘離家將二十年矣，亦不知其詳。」杜清道：「令郎何名？」養素子道：「乳名健兒，官名記不甚清，好麼是乾德二字。」查查說來，益見真實，正寫其仙蹤隱現，令人猜摸不著。杜清道：「江寧有一孝義侯，名乾德，但與老先生不同姓。那孝義侯也是安徽人氏，寄居江寧，他可是姓趙。那乾德有此榮，顯令郎之乾德，不知若何？」養素子道：「大約是個沒材料的東西。若能不斷書香，亦不過是個書香客人。」此筆非特為趙乾德作生涯張本，後之讀書者，不斷書香，亦不過百年過客耳。總要實行孝弟，方無愧為書香人家。杜清道：「何為書香客人？」養素子道：「販賣筆墨而已。」愈隱愈露。杜清道：「那孝義侯也曾販過筆墨。」養素子道：「姓不相同，何必念及。二語推開。餘當回船，即請問賀淑媛下落。」杜清道：「此案人賊俱獲，那小祖母女俱在敝衙。老先生少待，下官告知賀淑媛，當與老先生同往。」養素子唯唯。

杜清進內宅告明賀淑媛。賀淑媛定欲同往。杜清即吩咐順轎四乘，出告養素子。養素子不欲乘轎。遂另換車子。一輛紫河車，霎時千萬里，不乘轎而換車，殆亦仙凡迥殊之別乎。男女四人，乘轎者乘轎，坐車者坐車，旗牌昭展，直赴河乾。

走有三十餘里，方至其所。養素子下車上船，告知謝公。謝公聞言，一喜而病癒，遂慌忙出船，將杜清迎上船去。杜清躬身道：「卑職罪重，還乞容恕。」謝公道：「公初到任，弟早卸任，何必如此拘拘。況這事與公甚不相干。」說話之間，已到艙內。那賀氏母女上得船來，與和氏夫人相見，灑淚失聲。謝公到後艙，寬慰賀氏母女一回，方回到前艙陪杜清說話。杜清將已往之事，備訴一遍。謝公稱贊不已，並道：「此地如此兇惡，公將何以化之？」杜清道：「無非道之以德而已。卑職無德可稱，只好閉門修德，他無所能。」謝杏村道：「德固宜修，亦得擇其要者而從之。先鎮之以威，然後感之以德，德威並用，自無不治。」杜清道：「威何以加之？」謝杏村道：「出示曉諭。不從重辦，蓋惡者雖多，亦不能無一善者，況平民甚多，而大善大惡亦難林然。令其村黨互結，有一不正者，必使眾正公舉之。若有匿而不舉者，與不正者同罪。於此密行訪查，能漏網者無有一人。公如不嫌，願為草創一稿，公再詳察之。」杜清欠身道：「大人下顧，卑職望之不得。」謝杏村道：「弟久不操筆，擅敢貽笑大方了。」杜清道：「請大人賜教。」謝公取了筆墨，草寫一稿，遞與杜清。杜清見上面寫的是：

為化惡歸善，各正天良事，聞之惡以賊善，賊善即賊其天良，凡失天良而不顧者，皆不得謂之非賊。故不孝於親者，謂之賊子；不弟於長者，謂之賊弟。賊子賊弟交於外皆不得謂之非賊。故不孝於條者，謂之賊子；不弟於長者，謂之賊弟。賊子賊弟交于外，則為賊朋賊友；入於室，則為賊夫賊婦，是皆賊民也。下之有賊民，實因上之不能有善教。本州下車未及一日，而境內之劫賊業興，凶賊蠶起。本州尚不能有賊於民，正有不能分罪者。惟不能分其罪，所以劫者被擒，凶者自陷。及解至公堂，則見其抗刑不懼。難奪其操，視死如歸，不易其勇，誠有英雄氣概。然非之則為無知之橫逆，正之則為有用之豪傑。何不不改其非而同歸於正哉？倘不歸正，將終為橫逆，而不得為豪傑矣。其所以為橫逆者，僅欲得財耳。財既得而命亦喪，命一喪而財仍歸於無用，則財誠足喪人命。命誠不足以存財也。語雲：「人為財死」，於此驗矣。況為橫逆者，及困於囹圄，慘於刑具，有欲死而不能遽得者哉。此日欲死，何不前日求生？求生無二道，孝弟而已。未聞橫逆而能孝弟者，茲合行出示，曉諭合州人民知悉。自示之後，善者當加勉，惡者速改途。善者勸惡者善，惡者因善者不惡焉。其庶幾不求財而財自至，不修命而命自永，實為莫大之福。易云，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。」曷不共思之而熟讀之？若有不遵，仍蹈前途，即仰各鄉地扭稟到案，或秘報當堂，決不寬恕。況習於惡者雖多，亦不過十之一二，其所謂八九者，猶不能化此一二者乎？即有不能化者，亦當公舉之。舉一惡徒，重加獎賞；匿一惡徒，重加責罰。爾百姓體此大意，自近化遠，自遠化及他方，或於此各安無堵，夜行無忌。不然者，王法如爐，天網不漏，其誰能逃之，誰可抗之哉？本州不辭口舌之勞，預告爾等，少有不遵，定難寬貸！一朝臨刑，悔之無及。特此示諭。立論正大，獨開生面。

看畢，躬身道：「卑職即張貼四鄉，曉諭平民，更當遵行密訪，暗查實情。」謝杏村道：「公多多費心，勿憚煩勞。」杜清道：「職是責者，萬難輕其任。」謝杏村道：「弟賤症已愈，仍當開復。此地雖難治，後會有期罷！」杜清告辭。謝公送出，拱手而別。

杜清回衙。有東房書辦稟道：「大老爺去後，有江寧二位老爺拜謁。因老爺公出，不能久待，留下名帖而去。」說罷，呈上名帖。杜清接過一看，卻是李金華、申孝思二人。忙向書辦道：「你問明住在何處否？」答道：「他那跟隨爺們說，從河路而來，不能住於此處，既不遇，還要順風躑路哩。」杜清忙道：「去有幾時？」答道：「如遇順風，亦出去五六十里了。」來船去船，相隔咫尺。佳夫佳婦，對面千里。作者何其無情也。杜清道：「速傳快馬，沿河追趕！」不知趕回申李二人否，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安危之變遷無常，宵小能危人，宵小卒不能以必危人。有使之轉危為安者，而後宵小之術敗，有使之轉危為安。並使危人者，自罹於危，胥陷於危，而後君子之感神，謝公之遇波心老人，杜公之獲閻萊魏勇，天使之。亦謝杜二公自致之。天若有權，天仍退處於無權。彼淑媛之大難終逃，習正之奇冤克伸，似乎神差鬼使。其實並非神差鬼使，此理自昭彰於兩間，亦何必過為駭異哉。且夫安良必貴除盜，而化盜亦可為良，傳云，鎮之以威，道之以德，德威交感，則盜賊不戢而自化矣。然而鎮之以威，當先樹之以型也，道之以德，又宜標之於士也。誠以賊盜之梗頑，非漸仁摩義，不足以革其舊染之污耳。今試遠宗朱子為學之本義，條分德威交

感之實，羽翼金鍾傳，特於化盜告示之外，略為補遺，以達世之黼黻清熙者，竊擬滄州知州。當先篤行孝弟，為萬民之表率，刷印陳宏謀所輯養正遺規，稟明各憲，責重教官，札飭教官整理學校，傳諭該州各文生入孝出弟，興仁講讓不可徒講文字。教弟子先唸小學，合下教令知行並進，如晨昏定省，徐行後長，最為要務，不可視為具文，小學成誦，再念他經。他經教以知，小學教以行，每日早飯後，講養正遺規一段，午飯後說覺世真經一遍，不可厭其煩復。該知州與教官，輪赴各塾查勘勤惰，擇其認真課行。著有微效者，每年兩次加考語保舉之，遇歲科兩考學憲查取保舉之考語較優者，其詩文即稍遜於他卷，亦批首等第而廩祿之，以鼓士行，以作賊盜之榜樣。其武生責令詳查本村有無盜賊，四季稟報，不可誤良，隱匿及不實者，按盜賊從犯論。該教官以稟報之有無一面知會該州查拿，一面詳明學憲，即以此等第之不必再行歲試，以副士習以弭盜賊之行藏。該州傳集各村莊地，責令按月協同各該村平民，聯名出具有無盜賊甘結。勤奮確實者賞，隱匿及與武生參差或附會者，罪與武生同科。撫憲每歲兩次派委委員，另外密查暗訪，校勘武生莊地稟報之虛實異同，查核稟報分別連坐。其委員有串通地方官含混抄襲稟報者議處，並派大員每歲巡方問俗，簡彩認真課徒及遵行之文生弟子，分別獎勵之，不可奉行故事，以重士林，以絕盜賊之蹤跡。以德威交感之實，即朱子為學之本義也。如此七年之久。將見唐虞之風不難再見於滄州矣，豈第化盜賊於無有已哉。奉勸職斯責者勿謂割雞而不用牛刀，小題而不必大做也，則幸甚。

理注：

卻說養素子前來扳按言謝公耳疾已愈。耳為腎之苗，是根得水苗生矣，因火耳聾得水耳愈。此一段是惡習去盡善境日增，原是化惡歸良須照謝公告切實用意，正是關呂二帝度世波心，但願人人各正天良矣。

《西江月》